

發光的年代
創作

徐道鄰院長捐贈



昆明出版社



4.00





發光的一年

任鈞著

星洲出版社

1948

Star

發光年的代

· 者 作 著 ·
 鈞 任
 · 人 行 費 ·
 之 辛 曹
 · 者 行 刊 ·
 社 所 出 厚 是
 號三四弄〇六路門西海上
 圓肆幣國價定本蒸
 [費運郵加酌埠外]
 版初後戰月六年八四九一
 · 有 所 權 版 ·

手掌集〔詩集〕

辛 笛著 四·五〇元

災難的歲月〔詩集〕

戴望舒著 二·五〇元

罪惡的黑手〔詩集〕

威克家著 二·五〇元

創造詩叢〔十二人詩集〕

威克家主編 二四·〇〇元

北望園的春天〔短篇創作集〕

駱寶基著 六·六〇元

牛耶織女〔四幕劇〕

吳祖光著 四·五〇元

山 洪〔長篇創作〕

吳組湘著 七·五〇元

莎樂美〔戲曲〕

英國王爾德著·昆亞斯萊畫·胡雙歌譯 四·〇〇元

一個女人的一生〔連環黑白畫〕

德國 魯斯·蕭曼作 二·〇〇元

目次

當那一天來到的時候

我們是最光榮幸福的一代

捷音中的山城

戰爭頌

我們始終站在一條戰線上

給斯達林格勒

士倫勇士體贊

重逢

郊塚沙

發光的年代

意志的成長

鍛鍊

新情歌兩章

押斷了百年鐵鏈

當那一天來到的時候

像在漆黑的深夜

渴望着

那必然會來到的黎明

如今，我們也在

生和死的搏鬥中

渴望着

那必然會來到的日子

——那漂散着

薔薇和月桂香氣的日子

那燦染着

太陽的光輝和顏色的日子

那充滿着

歌唱和歡笑的日子

那最後地

戰勝了敵人的日子

當那一天來到的時候

縱然是在嚴冬

花兒也會開遍在

山上，野外，和田間……

縱然是在黃昏

太陽也不願意

馬上下山

縱然是在三更半夜

人們也記不起

睡眠和疲倦

當那一天來到的時候

年輕人都將感到

從來沒有的快樂和興奮

——好像自己是在做新郎

許多賀客正擠滿了家門

白髮老人

也突然變成了

天真的孩子

讓笑的波光

淹沒了滿臉的皺紋

有的還在眼睛裏

充滿了快樂的淚水

震顫着語音：

「想不到我們的老眼

真能看到

這一天的來臨

就是馬上死去呀

我也萬分的甘心……」

而孩子們呢——

也好像是把

十次百次的大年初一

併作一起過

縱然小胸脯

有地球那麼大

也裝不下

這天大的安慰

天大的歡欣

7

當那一天來到的時候

在前方——

那身經百戰的勇士們

將在戰壕中

驟然抖去

滿身的灰土

撫摸和狂吻

那從肩上卸下的長槍

——正如對那

曾經共過患難的知交一樣

然後，才輕微地

嘆一口氣

對着它說：

「親愛的老夥伴

這幾年來

你也够辛苦了

從此應該

好好地休養休養……」

在後方——

那些拿斧頭鑿子的

拿鋤頭鐮刀的

拿筆桿的……；

也暫時放下了

他們的「武器」

——像放下了

萬斤的重担

讓兩眼放射出

灼熱的光芒：

「我們在一長串

黑色的時日裏

所受到的煎熬和試鍊

所費去的心血和力氣

如今總算得到了報償」

流亡在異地的義民們呢？——

也將忽然地

忙碌得像風車一樣

一壁整理

回老家去的行裝

一壁撫摸着

孩子們的頭兒

讓狂歡和感慨

像急流激盪在胸膛：

「孩子們呀

你知不知道？——

那一年

我們匆忙離家的辰光：

你還在母親懷裏吃奶呢

哥哥也還不大會走路

祇好由爸爸攆在肩上……；

這些都還彷彿是

昨天的事體呀

如今你們都已經長得

這麼大，這麼長……

孩子們呀

你知不知道？——

我們當年是從漫天烽火中

好容易才逃出來的啊

我們拋棄了

田園，屋宇……

和祖宗的墳墓

跟我們一同上路的

祇有飢餓，疲乏，和死亡……

唉！那種

艱苦狼狽的情況呀

簡直無法形容！

無法想像！

如今，我們總算

捱到了這一天

——讓車和船安安穩穩地

送我們回到

久別的故鄉……」

當那一天來到的時候

長江、黃河、珠江……的波瀾

會變得格外奔騰

格外洶湧

泰山、嵩山、衡山……

會顯得格外雄奇

格外高聳

西湖、玄武湖、洞庭湖……

會變得格外美麗

跟以往大不相同

彷彿她們都特地

洗了一回澡

化了一次粧

爲着要對這日子

表示熱烈的歡迎和讚頌

當那一天來到的時候

驟子會分辨出

最微妙的音律

啞吧會講出

滔滔不竭的話語

白癡也會突然

變得異常聰明和伶俐

雲雀、畫眉、百靈……

和其他一切的鳴禽

也會組織

許許多多的歌詠隊

許許多多的管絃樂團

在地上、在空中

一壁歌唱，演奏

一壁不停地飛，飛，飛……

籬笆下面的

不知名的小草兒

也會特別吩咐

她們的姊妹和兄弟：

「喂，我們不能那樣隨便

那樣萎靡了

讓我們都把頭拾起來吧

讓我們都顯得異常驕傲吧

因為我們也屬於這塊

光榮的土地

不可征服的土地

而且，正跟這土地上的

四億五千萬鋼鐵的靈魂

生活在一起

呼吸着共同的空氣呀……」

像在冰雪的嚴冬

渴望着

那必然會來到的春天

如今，我們也在

生和死的搏鬥中

渴望着

那必然會來到的日子

——那最後地

戰勝了敵人的日子

她距離我們

是多麼近呀！

我們已經能夠

聽到她的聲音

聞到她的香氣

看到她的情影……

然而——

她距離我們

又是多麼遠呀！

我們要抱她，吻她

還長走完一段

長長的路程

——而且，它是那麼

曲折、崎嶇、泥濘……

還得使出

駱駝般的腳力

向前走去

——風雨無阻

晝夜不停……

（一九四二年秋，最後改定於陪都。）

我們是最光榮幸福的一代

誰說我們不是最光榮幸福的一代呢？——

我們站在深夜和黎明的交叉點上

我們站在奴隸和主人的分水嶺上

要是我們生得早些

那末，我們的骨頭

也許已經敲得鼓響

要是我們生得遲些

那末，我們就根本還沒有來到

今天的世界。

要是我們生在旁的地方

我們的遭遇

顯然也會完全不一樣

可是，我們却恰好

生在這個時代

這塊地方

正像一支利箭

恰好射中紅心的中央

我們是最光榮幸福的一代呵！

我們敢於用自己的雙手

扼死吸血的侵略魔王

我們不惜用自己的血肉

砌成一座堅固的橋樑

——那橋樑將直達

人類未來的「地上天堂」！

我們是最光榮幸福的一代呵！

我們親眼看到——

許許多多現實世界的「奇蹟」：

劣勢的國家

怎樣地戰勝優勢的頑強

血肉的軀壳

怎樣抵抗機械化的武裝

我們親眼看到——

一個誠樸的農夫

怎樣地變成了

統率十萬大軍的名將

一個目不識丁的鄉下女人

怎樣地當起了

威武的游擊隊長

我們還親眼看到——

有好些人怎樣地變成了狗

而狗又怎樣地把強盜和虎狼

領進自家的廳堂……

我們是最光榮幸福的一代啊！

我們親自體驗着——

以往的祖先們從沒體驗過的

最緊張，最嚴肅的生活

我們親自迎接着——

亞細亞空前的

民族解放戰爭的暴風雨

全世界空前的

反侵略戰爭的暴風雨

它是那末廣大！

那麼殘酷！

那麼悲壯！

我們也將親自祝賀——

自己的民族

完全從重壓下面翻身

自己的祖國

完全從漆黑一團

變得燦爛輝煌

親自祝賀

法西斯的毒焰終被撲滅

世紀的暗夜終於破曉

自由民主的太陽

終於升起在地平線上……

我們是最光榮幸福的一代啊！

不錯，我們也感受著

無限的苦痛——

我們的生活呀，

是這麼艱苦！

這麼寒儉！

吃的是粗糙的平價米

穿的是破舊的衣裳

住的是泥糊草蓋的屋子……

并且，有時候，就連這

也給炸得精光！

但我們却一點也不抱怨

一點也不失望：

要生下又白又胖的娃兒

做母親的便難免苦痛一場！

不錯，我們也感受着

無限的焦慮——

我們要走的道路呀，

是這麼曲折！

這麼悠長！

而且，中間——

還充斥着險峻，

滿佈着無形的妖魔

和蒙着人皮的豺狼……

但我們一點也不害怕

一點也不慌張：

走完了崎嶇小路

便是寬敞的坦途

嚴寒過去了

便是春天的鳥語花香

誰說我們不是最光榮幸福的一代呢？！

我們後代的子子孫孫

將要把我們的事蹟

刻在歷史的紀念碑上

（不，刻在他們每個人的心上）：

「他們，

——那生活在偉大年代的我們的祖先啊！

都是些有名和無名的英雄！

都是些經過了千錘百鍊的純鋼！

他們戰勝了一切

——全憑自己的力量

他們取得了一切

——全憑自己的力量

要是沒有他們的犧牲和奮鬥呀，

那我們就祇好永遠低頭走路

（你看，那有奴隸

敢於挺起胸脯行走的？）

讓主子的皮鞭

無情地抽打在我的背上

我們祖國的原野啊，

也將永遠沒有春天

而滾滾的長江黃河呢，

也將永遠地奔流着

血淚，屈辱，和哀傷……

真的啊——

祇有他們才最值得我們崇敬，

祇有他們才是我們世世代代的好榜樣！」

捷音中的山城

當前線傳來了大捷的喜訊

這山城就好像

有誰在心底點起了一把烈火

空氣忽然變熱了

人們的血也在沸騰……

市街的心臟

急促地跳動着

有如一個鍾情者

突然碰見久別的戀人

馬路上也充滿了

節日的緊張和歡騰

大幅大幅的標語

在街頭驕傲地飄揚着

牆壁上面

也貼滿了許多紅綠紙條

沒有來得及乾的墨跡

描出了人們的愉快和興奮：

「慶祝我軍在前線大捷！」

「最後勝利定屬我們！」

.....

賣報的孩子們

也像一陣陣的旋風從街頭掃過：

「號外！號外！……」

看，我軍的大捷！

大捷的我軍！……」

他們似乎在恨——

恨自己的喉嚨

爲什麼不是播音機

恨自己的爹娘

爲什麼不給多長幾支腿

——好讓他們跑得更快，更有勁！

買報的人們也似乎在恨——

恨自己爲什麼祇有兩支眼睛

——不能夠把勝利消息一眼看盡！

跟着——

家家戶戶的國旗掛出來了

劈劈拍拍的爆竹響起來了

宣傳卡車也一輛一輛地出動了

這樣——

山城就好像吞服了

什麼返老還童藥：

突然變得異常的年輕！

異常的活潑！

異常的多情！

有些人

在街上碰見熟朋友了——

彼此都知不覺地

把手兒互攬得比平日更緊

彼此都知不覺地

招呼得比平日更加感勳

但大家再也不說

「您近來很好吧！」

「飯吃過了嗎？」

或是——

「發財！發財！恭喜發財！……」

「今天天氣哈哈……」

而是——

「我們又打了勝仗啊！」

「可不是，前線的弟兄真行！」

就是不相識的人們

當彼此擦身走過的時候

也不免望着笑笑……

笑什麼呢？——

那又何必再問！

在屋子裏面呢？——

無論是機關，學校，住宅……

或是工廠，商店，兵營……
這時候

也決不比外邊來得冷漠

來得平靜：

興奮得像喝醉了酒的人們

都在相着或是說着：

「大家要對得起前線的將士呀，

讓我們把一切工作加緊！」

還有些人

却再也忍耐不住了：

「喂，老王

讓我們痛痛快快地喝點酒吧

算是舉杯相慶！

（雖然要把酒一直戒到抗戰勝利，

我曾經當衆屢次聲明。）

我買廣東叉燒一盤

你買瀘州大糰一斤」

從下江來的

滿頭白髮的老太婆

也含着喜歡的眼淚

摸着小孫兒的腦袋

顫聲地說：

「乖乖！

難道你沒有聽見爆竹在響嗎？

難道你沒有看見國旗在飄嗎？

聽說我們的軍隊

已經在前線打敗了鬼子兵！

明天婆婆就要帶你搭上火輪船

回到老家去

那兒有你祖父和母親的墳墓

那兒有我們的田地和房屋

那兒有我們的親戚和鄰人」

當前線傳來了大捷的喜訊

這山城就突然顯得

渾身都是勁——

似乎連每一塊石頭都在歡呼

每一顆樹木都在向前線將士致敬

（一九四一年春初稿，四二年秋改作。）

戰爭頌

戰爭

——這火藥和汽油的

暴風雨——

用喜馬拉雅山

也阻擋不住的氣勢

在地球上的

許多地方

吹捲起來了

呼嘯起來了

戰爭

——這頭戴銅盔

身披鐵甲

手握刀槍的

巨人——

像閃電般地迅速

像海濤般地狂暴

在陸上

在水上

在空中

橫行起來了

闊步起來了

我是詛咒戰爭的

正如詛咒虎列拉

黑死病

傷寒菌……

因爲它完全用

人類的血肉

做它的盛筵

做它饕餮的對象

——像魔鬼

像虎狼

因爲它的另一名字

就叫做

破壞和毀滅——

破壞都會和農村

破壞工廠和民房

毀滅人類的歷史和文化

毀滅人類的愛情和理想

想想吧——

那沒有虐殺

聞不到血腥的世界

那沒有仇恨

祇有友愛的人間

該是多麼輝煌

多麼幸福呵！

可是——！

今天，我却要讚美

當前的戰爭

——這把無數萬

不願被奴役的人們

聯結在一起的戰爭！

不錯——

它也同樣地

免不了屠殺

破壞和毀滅

（也許比過去的戰爭

還要來得殘酷！）

但，它是——

光明對黑暗的決鬥

人性和獸性的相剋

文明向野蠻的反攻

民主跟獨裁的掙角呀……

它是——

維護自由和正義的行動呀！

從反侵略陣營中

所射擊的

每一顆子彈

都是人類憤怒的表現

公理和人道的呼籲

它要打斷侵略者的

血腥的黑手

把人類

從希特拉和他的夥計們

所製造出來的地獄中救起

它要把社會進化的列車

從倒退的路上扭轉頭來

仍舊向前奔馳

它要以毒攻毒

用戰爭來消滅戰爭呵！

我是詛咒戰爭的

可是——

今天，我却要讚美

當前的戰爭

正如讚美

春天的太陽

秋天的月亮

我是詛咒戰爭的

可是——

今天，我却要讚美

當前的戰爭

正如耶教徒的讚美基督

佛教徒的讚美佛陀

回教徒的讚美真主

正如李白杜甫荷馬但丁的

讚美自然和宇宙……

我是譴咒戰爭的

可是——

今天，我却要讚美

當前的戰爭

我願意做它的一名小卒

或是一個號兵

我願意爲它的勝利

而貢獻我的全力

犧牲我的性命……

我們始終站在一條戰線上

——獻給蘇聯軍民

我們始終

站在一條戰線上——

讓我們從歐亞兩大陸

伸出手來

緊緊地互握吧——

像兄弟一樣

像姊妹一樣

不錯，在今天——

我們的正義的子彈

所直接射擊的目標

還不相同：

一個是卍字旗

一個是「紅藥膏」

但誰不曉得呢？——

在那不同的旗幟下面

却躲着同樣醜惡的魔王：

屠殺是他們的遊戲！

破壞是他們的專長！

而且，誰能担保呢？

明天這兩個戰場

不會變作一個戰場？……

看，東方的納粹小夥計

時刻都在磨拳擦掌！

我們始終

站在一條戰線上！！

我們是兩根結實的天柱

一根支撐着西面

一根支撐着東方

我們要奪回

人類用尊貴的頭顱和熱血

所換來的自由和民主

我們要使

歷史的火車頭

從戰爭和死亡的軌道上

掉轉腦壳

奔向和平與友愛的方向……

不錯，在今天——

我們已經失掉了

南京、漢口、

廣州、宜昌……

你們的斯摩梭斯克、

敖德賽、基輔、

卡爾可夫……

和別的許多城市和村莊

也還呻吟在敵人的魔掌！

但，這有什麼關係呢？——

敵人也許還有

不小的進攻力量

却無論如何也攻不下

比鋼鐵還要堅強的

精神堡壘：

——全民衆對於勝利的

確信和熱望！

敵人也許還要更加猖狂：

像瘋狗般橫衝直撞

可是，他們一定會給打敗

在那最後五分鐘

在那最後的一仗

到了那個時候呀！！

他們才真正瞭解：

侵略者的下場

是怎樣的悲慘！

怎樣的淒涼！

我們始終

站在一條戰線上——

我們正是兩名

出色的清道夫：

要用槍砲做掃帚

把那給法西斯魔王

弄髒了的世界的大路

打掃清爽

我們正是一對

勤勞的掘墓人：

要用炸藥代鋤頭

替人類的害羣之馬

掘好葬身的墳場……

讓我們從歐亞兩大陸

伸出手來

緊緊地互握吧——

像兄弟一樣

像姊妹一樣

因為我們始終

站在一條戰線上……

給斯達林格勒

我是不懂俄語的

但今天——

我相信

我已經充分瞭解

「斯達林格勒」這個字的

最正確，最完全的

意義和解釋：

——英勇而堅韌的戰鬥……

你跟那位

像北斗般照耀在

暗夜的巨人同名

（因爲在

俄羅斯最艱苦的時日裏

他曾領導過你

跟頑強的敵人戰鬥

並且，打敗他們）

你眞是不折不扣的

Stalin（鋼鐵）呵……

足足一個多月了

（這是希特拉在前年

用來滅亡了

、好幾個國家的時間啊！）

希特拉集中了

百萬以上

最精銳的軍隊

一千五百架

最優良的飛機

一千多架

最新式的坦克……

從西北、西南、正西……

向你晝夜不停地猛攻

晝夜不停地轟炸

但你却始終像一座泰山

莊嚴地屹立在

伏爾加和頓河中間

毫不動搖

毫不畏縮地

迎擊那瘋狂的敵人……

戈培爾

老早就在

一相情願地宣傳：

德軍要在

八月二十五日以前

完全佔領斯城

前幾天——

又厚着臉皮

告訴新聞記者：

在二十四小時內

斯城戰事

定有驚人發展……

不錯

這也許是事實

但可惜的是：

這「事實」祇能發生在

他們的夢裏呵！

而你呢？——

却不管這些

祇顧埋着頭

在屍城血海裏

繼續搏鬥下去

這樣——

每一條街巷

都變成一個戰場

每一間破屋

都變成一座堡壘

敵人佔據了樓上

便從樓下反攻

敵人佔據了樓下

便從樓上突擊

終於叫那些

卍字牌的殺人機器的屍體

堆滿了

走廊、樓梯、和院子……

這樣——

當人們用完了

所有的讚嘆詞句以後

不是把你稱做

紅色的凡爾登

便是把你比作

中國的淞滬

和三戰三捷的長沙……

但這些譬喻

我覺得

都有點多餘

因為，在今天——

你自身便已經成了

最雄辯的比方呀……

我們不是聽到了

這種說法嗎？——

「你真強韌呀

你真勇敢呀

簡直有點像

斯達林格勒！」

我是不懂俄語的

但今天——

「斯達林格勒」

你已經用血、用肉

在那勇敢的哥薩克的故鄉

——廣闊的頓河草原上

寫下了你的

最正確、最完全的

意義和解釋……

看吧

希特拉

已經在你跟前發抖了

而且，已經開始

苦笑着說：

「軍事目標

現已達到

無須佔領該城」(註)

可不是嗎？——

「斯達林格勒」這俄國葡萄

不但是酸的

而且

還是辣的苦的呢……

(一九四二、九月、於陪都。)

(註)見中央社蘇黎世九月二十四日路透電。

士倫勇士禮讚

幾個月來——

全世界的

男、女、老、幼

工人、農人、學生、公務員……

都各各懷着一顆

被激動得

快要爆炸的心房

在嘴唇邊畫上一個

龐大的感嘆號（！）

讚嘆辭

守衛斯達林格勒的英雄

如今——

全世界的人們

也用同一心情

同一語調

歌頌着你們

土倫勇士！

自從「新康邊森林」

這幕法蘭西的悲劇

被屈辱地排演過後——

希特拉這條罪惡的貪狼

就一直

眼睛裏冒着

熾烈的饑火

嘴裏拖長着

塗滿了

無辜者的鮮血的舌頭

窺伺着你

計算着你

想把你一口吞下：

變成自己的血肉

加強侵略的力氣

但，兩年來——

牠終於壓住了

那黑色的慾望

靜待着時機

爲的是呀——

牠怕偷鷄不著蝕把米

牠怕趕狗進窮巷

反被咬一口

牠怕自己的猙獰面孔

全給暴露出來……

西北非自由的烽火

像一柄

十萬斤重的大鐵錘

突然對那貪狼

迎頭一擊

牠惶惑了

牠狠狽了

牠戰慄了

祇好撕去

最後的假面具——

首先進佔自由區

然後就在十一月二十六夜

向你突襲！

納粹的準備

是多麼充分呵

納粹的機械化部隊

是多麼精銳呵

納粹的閃電戰術

是多麼迅捷呵

他們想：

這還會有問題嗎？——

馬上準備開慶祝大會吧

馬上把元首的廣播詞

寫好吧……

可是，誰曾料到呢？——

納粹却在土倫碰上了

貨真價實的法國精神

——那毫不猶豫的斷然反抗：

常食狼的爪牙

在黑暗中

觸到土倫邊緣的時候

正像碰着了

埋藏已久的地雷——

二萬六千五百噸的主力艦

斯特拉斯堡號和敦刻爾克號

首先執行了

英勇的巴達上將的命令

——自行擊沈

跟着——

戰鬥艦、巡洋艦、和驅逐艦

也開始爆炸……

同時——

岸上的兵工廠、火藥庫、油池

也冒出了漫天的煙燄……

這樣——

六十多艘的法艦

便沉入了海底

好幾千法國海軍的勇士們

也跟着沉入了海底

這樣——

金城湯池的土倫便變成了

灰燼一片的廢墟

毫無生氣的死港

這可把「當代英雄」

希特拉先生氣壞了

他祇好臨時中止

那得意的獅子吼

用力撕毀那

預備好了的廣播詞

——好像這就是

那「可惡的」法國海軍……

還把賴伐爾找來了

狗血噴頭的臭罵一頓

說是一切責任

都得由他來負（註一）

而對於法國大眾呢？——

士倫的爆炸聲

却驚醒了他們的迷夢

使他們重新記起了……

一七八九年的光榮

三色旗的璀璨

馬賽曲的豪壯

（像一個病弱的老人

忽然記起了

黃令色的

青年時光）

土倫的熊熊烈火

更照亮了

他們的被矇住的眼睛

讓他們終於看清了——

法蘭西的景况

整個人類的前途

看清了——

誰是仇敵？

誰是朋友？……

全世界

曾經由於法國的中途屈膝

而感到萬箭穿心的苦痛的

愛自由的人們

從這一天起——

也在歐陸的霜夜裏

突然看到

一道耀眼的陽光

而恢復了

已經萎縮的期望

而確信：

光榮的法蘭西

決不會滅亡！……

昨天——

我曾經對斯達林格勒的英雄

表示由衷的景仰（註二）

今天——

我又在禮讚

十倫勇士的悲壯

明天——

我的喉嚨

還要更加嘹亮：

爲要歌頌

法蘭西的新生

全世界反侵略戰爭的勝利

全人類的自由和解放……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一日，於陪都。）

（註一）當「土倫事變」發生後，中立國方面曾經傳出消息，說是納粹當局認爲此次事變的責任，應由賴伐爾負之。

（註二）筆者前曾寫過「給斯達林格勒」一詩，亦已編進本集。

重逢

朋友，讓我們握手吧

讓我們緊緊地握手吧

可不是嗎？——

自從黃浦江邊的炮火

使得我們不能不離散

我們就一直沒有再見了呀

——抗戰持續了多少時間

我們也就分別了多少時間

如今，我也無須問你別後的情形
因為看見你那紫紅的皮膚

粗糙的手脚

滿額的皺紋

我就已經十分明瞭

你曾經受過多少風吹日晒和雨淋
你曾經幹過多少艱難困苦的工作
你曾經走過多少悠長險阻的路程

我呢——

也不必告訴你更多的話語

祇想跟你說一聲：

自己也十分榮幸

曾經和祖國一同受難

一同嘗盡了千萬種的苦辛

而且，也跟偉大的祖國一樣：

不但沒有低頭，沒有被毀滅

還給苦難磨鍊得

更加堅強

更加勇敢

更加鎮定……

朋友，讓我們握手吧

讓我們緊緊地握手吧

祖國的苦難的道路

（也就是你我的道路呀！）

也許還相當長遠

也許崎嶇，泥濘，危險……

更要勝過那走過的一段

但憑我們這幾年的經歷

這幾年的磨鍊

我們確信——

（正如確信嚴冬去了就是春天）

一定可以順利地把它走完

把它走完

頌長沙

三年了——

敵人流着三丈長的口水

睜着貪饒的眼睛

盯着你，盯着你

——像一條餓狼盯着一塊肥肉般地

三次了——

敵人兇猛地

張着鮮血淋漓的嘴巴撲向你

——像一條瘋狗

撲向一個

孤獨的旅人般地

而且——

他們是一次比一次地

來得陰險和狡猾

一次比一次地

使出了更大的力氣

可是——

——洞庭湖畔的

銅筋鐵骨的巨人

却始終鎮靜地

倔強地

矗立着

像南嶽般矗立着

像寨早般矗立着

一點也不動搖

一點也不恐懼

誰說敵人不是

偷雞不着

蝕了一把米？

誰說敵人不是

碰在石頭上的雞蛋

——祇好立即粉碎？

如今

長沙——

你已經變成了

敵人的墓地

你已經變成了

長勝的錦旗

你已經變成了

中華民族

不可摧毀的
精神堡壘！

如今

長沙——

不僅全中國人民
都從心靈深處

向你歡呼

向你讚美

就是全世界

一切不願被奴役的人們
也從每一個角落裏

向你表示

最誠摯的敬意——

他們都是異口同聲地

對着日本強盜說：

「這也怪不得你十分得意

遠東的納粹小夥計！

因爲你總算暫時攻佔了香港

暫時攻佔了馬尼刺

還搶去了旁的一些地區……

但今天你怎麼解釋呢？——

一碰上長沙

93

你就祇好照例厚着臉皮

對着播音機——

「目的已達，

自動撤退！」

發光的年代

歷史在冒煙，

時間在發燙：

這是一串發光的年代呵！

你瞧！——

那一個城市，那一個鄉村，

那一條河流，那一重山峯：

不是在燃燒？

那一對眼睛，

那一顆心靈：

不是在閃亮？

而且，這光，是多麼強烈，多麼輝煌！

它像月亮，

但比月亮還要來得晶瑩；

它像太陽，

但比太陽還要來得明亮。

這光，發自鋼鐵般的復仇意志，

燃燒着愛和憎的心房；

發自基督殉難的十字架，

釋迦牟尼的前額，

穆罕默德的劍鋒……

它是真理的光，正義的光，

它是自由民主的光呵！

它曾經照耀過

法蘭西大革命的偉蹟，

美洲黑奴的解放；

它曾經照耀過

中國人推倒滿清，

俄國人趕走沙皇；

如今，它正照亮全世界：
讓它脫出法西斯魔掌。

歷史在冒煙，

時間在發燙：

發光的年代呵，

這年代正在到處閃亮！

它將劃破深沈的暗夜，

給人類帶來

嶄新的星星，月亮，和太陽……

意志的成長

——轟炸季詩草之一——

最初——

（特別是在前年「五三」「五四」

那些黑色的時日裏）

當大家的財產被毀滅

房屋給燒掠

我們也曾看見

年輕人傷心得快要發瘋

老太婆呼天喊地

痛哭嚎啕

如今——

敵機比以往更加殘暴

人們所受到的損害

也不曉得要大得多少

可是，受難者們的心情呢

却完全不同了：

有的咬緊牙關

（把海樣深沉的仇恨

像炸藥般地

埋藏在心底！）

說一聲——

「從新再來！」

有的在唇邊浮上一絲苦笑

像在自嘲般地說

「媽的，這回算是中了頭彩」！

——似乎那些財物

並不屬於他自己；

而這遭遇呢，

也一點沒有出乎意料之外！

（一九四一，六月，重慶。）

鍛鍊

——轟炸季詩草之二——

朋友，我說——

敵人的炸彈

正是一把大鐵錘

不斷地把我們鍊鍛

「掛起了」！——

大家就像

臨陣前的士卒一般：

敏捷地準備一切

收拾一切——

把肚子吃飽

把包袱弄好

把水瓶裝滿

還要帶點乾糧……

決心跟所謂「惡性」和「疲勞」

實行「長期抗戰」……

「空襲了」！——

大家就敏捷而熟練地

鎖上房門

攆起包袱

提起皮包或布袋……

在軍警和防護團的

指揮密護下面：

一個跟一個地

秩序井然地

走向防空洞……

浩浩蕩蕩！

從從容容！

「緊急了」！——

大家就懷着

同一的心情

同一的信念：

像家人父子般地

坐在一起

站在一起

擠在一起……

用嚴肅、整齊、堅忍……

去應付和拒抗

敵機的獸行！

「解除了」！——

大家又提起皮包或布袋

背起包袱……

（也背起更大的使命和職責）！

走回自己的家裏

（倘若家沒有被燬的話）

走向自己的崗位……

可不是嗎，朋友？——

敵人的炸彈

正是一把大鐵錘：

我們已經被鍛鍊得

更加結實更加強韌了！

（一九四一，六月，重慶。）

新情歌兩章

送郎送到五里亭

送郎送到五里亭

五里亭外水綠山又青

郎呵，前進吧——

你看，眼前的河山是多麼壯麗：

怎能讓殘暴的鬼子任性蹂躪！

送郎送到五里亭

五里亭外花開鳥和鳴

郎呵，回去吧——

你聽，伶俐的花鳥正替我答應：

「不殺盡橫蠻的仇敵不算是人」！

楓樹葉子紅又紅

楓樹葉子紅又紅

郎君出外打仗

又過了三個冬

折下一片楓葉

寫上幾個字兒

托秋風往戰壕裏送：

「但願明年今日

鬼子早被趕回東海東

衆弟兄也一個個成了凱旋英雄

好讓奴家的肩靠緊郎的肩

奴家的手拉緊郎的手

一同飽看滿山紅！」

掙斷了百年鏢鏑

我們那能不高歌？

我們那能不歡笑？

百年的鏢鏑

總算給我們掙斷了！

我們又怎能盡情高歌？

我們又怎能盡情歡笑？

當我們的胸口還深深地

插着日寇的尖刀！

把掙斷的鏢鏑

都鑄造成長槍大砲！

我們要來一個總反攻：

「敵人不投降就把他消滅掉」！（註）

要到國旗飄揚在鴨綠江邊

要到全部日寇屈膝求饒

我們纔能盡情高歌！

我們纔能盡情歡笑！

（註）高爾基語。通常的譯法是：「敵人不投降就消滅他」！